

亂世中為天地立心、為蒼生立命者

認識聖經中的先知

戎利娜¹

本文作者透過導讀舊約中「先知」的角色、稱呼和認知、所處時代背景、先知文學的核心訊息，為讀者勾勒出一群「在亂世中，為天地立心、為蒼生立命者」的宏觀視野。簡言之，聖經中的先知們忠於上主的召叫，做天人中介與橋樑，以維護純正的一神信仰與社會正義；他們敦促人們度公平正義、慈悲仁愛的盟約生活。也因此，他們不但改變了自己民族的命運，也促進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使最個人的成為最普世的。

一、聖經中的先知們是一群什麼人呢？

從廣義的層面而言，聖經中的許多人都被冠以「先知」的稱號。亞巴郎（創廿七）、亞郎（出七1）、米黎盎（出十五20）都曾被稱為先知。梅瑟被視為先知的楷模（申十八15-22），上主要

¹ 本文作者：戎利娜修女，美國天主教大學聖經釋經學博士，專研舊約聖經，尤智慧文學和哀怨傳統等。著有 *Forgotten and Forsaken by God (Lam 5:19-20): the Community in Pain in Lamentations and Related Old Testament Texts*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3)、《聖經中的哀怨傳統》（台北：光啓文化，2019），部分論文散見於《神學論集》中。

在以色列中興起像梅瑟一樣的先知，因為梅瑟曾多次面對面地與上主交談，是最有代表性的天人中介。撒慕爾（撒下九 9）集民長、司祭、先知於一身。德潑辣（民四 4）是民長和先知，被稱為「以色列的母親」（民五 7）。加得和納堂是達味宮廷的先知。厄里亞和厄里叟是南北分裂後北國的先知。分裂後的北國，為了獲取政治上的獨立，刻意修築了舍根和培奴耳兩個聖地，並造了兩隻金牛犢，放在貝特爾和丹，以阻止北國人到耶路撒冷朝聖（列上十二 25~33）。當阿哈布為以色列王時，對邪神巴耳的崇拜更為猖獗。當時北國以色列的宗教狀況一塌糊塗，政治狀況混亂不堪。生活在此時期的厄里亞和厄里叟極力維護著對上主雅威的純正信仰，並宣導社會正義，甚至不惜與當時北國以色列的君王作對。

然而，這些都不是我們在聖經的先知文學中要探討的先知。先知文學中的先知們，最活躍的時代是主前八到六世紀，從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先後失去政治獨立，被列強統治蹂躪，終至滅亡，及至流亡後返鄉重建的過程中，一批著書立說的先知，即三大先知——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和十二小先知。達尼爾不在其列，因為《達尼爾先知書》屬末世文學，在希伯來聖經中被放在「聖書卷 / 雜集」內²，不是「先知」的一部分。

簡言之，先知們在亂世中蒙上主召叫，做天人間的中介與

² 希伯來聖經依照傳統分為妥拉、先知和聖書卷三部分。

橋樑，維護純正的一神信仰與社會正義，敦促人們度公平正義、慈悲仁愛的盟約生活。這些先知們不為國王或權貴們服務，而向全民眾宣講。他們自己往往並沒有成為先知的願望，只因經驗到了上主不可抗拒的推動，甘願承擔起時代的重負。先知們從不隨波逐流、趨炎附勢，而是逆流而上，敢於仗義執言，即便為此被排擠、受迫害、遭羈押、捨性命，也在所不辭。先知們宣告、勸勉、激勵、啓迪、引領民眾，做出適當的人生抉擇。先知們常選擇活在邊緣，來撬動社會中心的問題。他們不但影響了自己所處的時代，也成為閃耀在人類歷史長河的暗夜中璀璨的星辰。他們可謂在亂世中，為天地立心、為蒼生立命的人³。

二、如何理解「先知」一詞

大家對「先知」(prophet)一詞的普通理解，源於希臘文 *Prophetes*，有「預知、預見」(to foresee)之意。把先知單純看作能預知未來的人，是對先知片面的理解，有相當的誤導性。以色列先知們的主要職責並非預告將要發生的事，他們也談及

³ 此句原出自張載(1020~1077)，北宋哲學家，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橫渠四句」來表達儒者的宏大抱負和堅定信念。李大釗於1925年將「為生民立道」改為「為生民立命」，表達出要改變勞苦大眾苦難命運的決心。「為天地立心」即仁民愛物；「為生民立命」即與民同患難，因民眾的疾苦而感切膚之痛，並設法改變大眾的命運。這兩句相當貼切地表達了以色列的先知們在亂世的擔當，與他們選擇不隨波逐流的勇氣。先知們用生命成就了「天人中介」的使命。

過去，關注現在，致力於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內在轉化。先知們是歷史的先驅、社會的良心，致力於人的心靈被上主重塑。聖經中先知的角色是多元的，這通過對先知不同的稱呼可以看出。

在希伯來聖經中，「先知」一詞來自四個不同的稱呼：⁴

Nabi (Prophet) 出現的頻率最高，常被譯為「先知」。它的意思並不確定，可能指「蒙召者」，經常出現在先知蒙召的敘述中，如依六章、耶一章、則一～二章。先知是被上主主動揀選、召喚和派遣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詞成為對先知的典型稱呼。

希伯來文中另兩個對先知的稱呼，*Hozeh* (seer) 和 *Ro'eh* (diviner)，其詞根的意思都和「看見」有關。*Hozeh* (seer) 指領受神視並將之報告出來的人（亞七12），有時被譯為「先知」，與 *Nabi* 互用（依廿九10，卅10），有時被譯為「先見者」（編上廿九29）。*Ro'eh* (diviner) 也被譯為「先見者」，具有一種顯著的認知能力和洞察力，主要指比較重要和富有影響力的個人，如撒慕爾（撒上九章）。

聖經中還有一個對先知的稱呼，*Ish Ha'elohim* (man of God)，「屬神的人」(Holy man)，最常用在厄里亞和厄里叟身上。他們在俗世中代表神，有來自神界的能力，比如兩位都曾復活死

⁴ 參：David Peterson, "Introduction to Prophetic Literature",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A Commentary in Twelve Volume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8), VI, p.4；趙甯，《先知書啓示文學解讀》（北京：宗教文化，2011），11頁。

人，厄里亞可以控制天氣，厄里叟可以使沉到河裡的斧頭浮出水面（列下六 1~7）。

從這些稱呼可以看出，先知們蒙受上主的召叫，被上主派遣，向人傳達所見所聞的上主的訊息，並顯示上主的神聖。先知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如聽到上主的發言，或看到、體驗到神視，來領受上主的訊息。先知們的共通點，即他們是「天人中介」（intermediaries），在天主面前代表人（如亞七 2），在人面前代表天主（如亞五 4）。他們在平凡的世界中，展示著神的力量。

三、著作先知所處時代一覽表

年代	北國	南國
主前八世紀 亞述擴張（主前 745 年），最終導致以色列滅亡（主前 721 年）	亞毛斯（主前 750 年） 歐瑟亞（主前 745 年） 北國只有這兩位先知，因為以色列主前 721 年就滅國了！	第一依撒依亞（主前 742~700 年） （對應依一~卅九章） 米該亞（主前 722~701 年）
主前七世紀末 巴比倫的威脅和猶大的滅亡（主前 587 年）		索福尼亞（主前 628~622 年） 納鴻（主前 612 年） 哈巴谷（主前 605 年） 耶肋米亞（主前 627~586 年）
主前六世紀 巴比倫流亡期（主前 587~538 年）		厄則克耳（主前 593~571 年）

主前 538 年返鄉重建		第二依撒意亞(主前 540 年) (對應依四十~五五章) 亞北底亞(主前 520~515 年)
波斯時代流亡後，返鄉，重建聖殿 第二聖殿時期		哈蓋(主前 520~515 年) 匝加利亞(主前 520~515 年) 岳厄爾、瑪拉基亞 (約主前 500~450 年) 第三依撒意亞(主前 538 返鄉後) (對應依五六~六六章)

這裡沒有提到約納 (Jonah)，因為《約納書》不同於其他大小先知，不是通過先知的宣告，而是通過敘述，以富藝術性與想像力的方式來傳遞資訊，如同一部小小說。《約納書》本身帶著先知訊息，是「十二」中唯一的敘述體，這個訊息不是來自約納，而是來自敘述者。

四、著作先知們所處的歷史背景

(一) 亞述在提革拉特丕劂色爾的領導下復興 (745~727 BCE)

亞述在主前十世紀就已經開始擴張，但因內部的政權極不穩定，所以沒辦法把征服進行到底。亞述軍隊撤退後，也給了如以色列、猶大、敘利亞等弱小國家喘息、發展的機會。主前八世紀的上半葉，可說是這些小國國力穩步提升的半個世紀。但隨著提革拉特丕劂色爾 (Tiglath-Pileser III, 745~727 BCE) 的奪取

政權，亞述的霸權也隨之恢復。提革拉特丕朐色爾並不滿足於單純地收取治下小國的貢品，一旦這些國家有任何反叛行爲，他就將其領地歸入亞述帝國的版圖，大規模驅逐本地人民，設立省區，派亞述的官員治理。提革拉特丕朐色爾自稱爲「普世的君王」（King of the World）。亞述的勢力南至巴比倫，北到烏拉爾圖王國，在西部也極力拓展，其推進勢不可擋。

（二）敘利亞—厄弗辣因戰爭（735~732 BCE）導致以色列滅國、猶大失去獨立

面對亞述的擴張，即使強大的國家，有著睿智的領導，都很難存活，然而以色列二者皆不具備。不僅如此，以色列內部政治狀況混亂不堪，雅洛貝罕 II（783~743 BCE）去世後的十年內，以色列就先後出現五位國王，三位都是通過暴力篡奪王位（列下十五 8~28），這讓以色列陷入殘酷的內戰。同時，以色列的宗教形式化氾濫，對上主信仰中嚴肅的道德規範已消失殆盡，人們藉宗教的名義酗酒、墮落、淫亂。爲社會架構的公平正義提供基礎的共同信仰已蕩然無存。

主前 737 年，以色列王培卡黑和大馬士革王聯盟，迫使猶大王阿哈次加入反亞述聯盟（列下十五 37），這就是敘利亞—厄弗辣因戰爭。依七 1~八 18 談的就是這場危機，依撒意亞告誡阿哈次保持審慎鎮定，堅信上主，等待亞述王出兵。但阿哈次既恐懼又無信，反而給提革拉特丕朐色爾送了一份厚禮，乞求他的援救（列下十六 7~9）。提革拉特丕朐色爾本已計畫挫敗反亞述盟軍，無需阿哈次懇求。他於主前 734 年沿海岸南下，約在

主前 733 年佔領以色列大部分領土，僅剩一小片土地留給最後一位國王曷舍亞。曷舍亞表面投降亞述，但在提革拉特丕朐色爾的兒子沙耳瑪乃色繼位後不久，就停止向亞述進貢，試圖聯合埃及擺脫亞述的控制。但當時的埃及脆弱不堪、四分五裂，根本無力援助以色列。沙耳瑪乃色於主前 724 年佔領以色列，撒瑪利亞城在堅持了兩年多後，於主前 722 / 721 年淪陷，以色列亡國。以色列有 27,290 人被擄，僅存的土地被亞述收編為撒瑪利亞省，亞述人與當地的以色列人混居在此，其後代就是撒瑪利亞人（列下十七 24~41）。

猶大王阿哈次（735~715 BCE）因向亞述王尋求援助，出賣了猶大的自由，致使猶大作為獨立小國的日子一去不返。阿哈次信賴亞述遠勝過信賴上主。他對上主沒有真正的熱誠，也不抵制異教習俗，導致猶大迷信成風（依二 6~8、20，八 19 f.；米五 12~14）。亞述的盤據雖然沒有阻止猶大經濟的繼續發展，因為烏齊雅王（783~742 BCE）曾為猶大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主前八世紀晚期猶大也沒有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然而猶大社會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異教習俗，違背上主的盟約，漠視對上主信仰中嚴肅的道德規範，這威脅到猶大社會的根基。司祭趨炎附勢，只關心自己的生計，為了酬金篡改預言（米三 5~8、9~11），甚至酗酒放蕩（米二 11；依廿八 7f）。宗教成為國家政治的工具和手段，認為只需儀式和祭獻就可以取悅上主，無力批評社會的不公。

(三) 希則克雅努力獲取猶大的自由，推行宗教改革 (715~687 / 6 BCE)

阿哈次的親亞述政策，讓猶大的愛國者與虔誠的上主信仰者無法忍受。他的兒子希則克雅開始比較謹慎地，之後大膽地尋求脫離亞述的統轄。主前 721 年，亞述王 Sargon II 因巴比倫叛亂無暇顧及巴勒斯坦區域（列下廿 12；依卅九 1），這使猶大輕視了他。同時，埃及約在主前 716 / 715 年建立了第廿五（僱士）王朝，恢復強大，再次開始有效地抵制亞述在巴勒斯坦的影響力。僱士國王曾派使者親自拜訪希則克雅（依十八），希望猶大加入埃及發起的反亞述行動。猶大內部對此意見不一。依撒意亞極力反對，他裸體赤足在耶路撒冷行走，以象徵性的行動聲稱信賴埃及的愚蠢（依廿）。猶大在起義被鎮壓時安然無恙，表明希則克雅聽取了依撒意亞的建議，沒加入反亞述聯盟。

希則克雅努力推行宗教改革，建立統一的中央聖殿，強調唯一合法的敬拜中心，清除與上主信仰相關的長期流行的宗教物品（列下十八 4），其中之一是銅蛇像，據說還是梅瑟所造，很早以前就被放在聖殿裡。希則克雅廢除在地方的上主敬拜場所盛行的異教習俗。希則克雅的宗教改革並不局限於猶大，也向北方推行，以期實現南北再統一的夢想（依九 1~7）。宗教改革可謂民族主義與對上主信仰的大匯聚，約史雅之後如法炮製這些做法。希則克雅的宗教改革也影響到社會經濟層面。他可能通過將度量衡的標準制度化，以防欺詐，並建立工會制度保證手工藝者免受剝削。主前八世紀末，耶路撒冷的人口可能成

倍、甚至三倍地增長。

希則克雅在散乃黑黎布（Sennacherib，704-681 BCE）繼位為亞述王時，正式拒絕向亞述進貢（列下十八 7）。這遭到依撒意亞的反對，他聲稱如此做違背了上主的旨意，但希則克雅這次還是參與了反亞述聯盟（依卅 1~7，卅一 1~3），並利用短暫的時間加強防禦工事，著名的史羅亞水道（Siloam Tunnel，列下廿 20）就是此時挖掘的。散乃黑黎布於主前 701 年平定巴比倫後，開始進攻猶大（列下十八 13~16），將希則克雅圍困在耶路撒冷猶如籠中之鳥。希則克雅無奈派人去講和，不得不接受苛刻的和談條件，猶大的國土被瓜分，貢款增加。希則克雅可能之後收復了部分失去的土地。散乃黑黎布於主前 688 年再次圍困耶路撒冷，因為沒有時間通過圍城最終攻取，就派人講和，但希則克雅知道講和就意味著國家滅亡，人民被驅逐，遂寧死抵抗。年邁的依撒意亞此時卻完全支持他，並安慰希則克雅耶路撒冷永不會淪陷（列下十九 29~34；依十四 24~27，十七 12~14，卅一 4~9 等）。耶路撒冷的確沒有淪陷，因為亞述的軍隊可能遭遇瘟疫被迫退軍（列下十九 35~37；依卅七 36~38）。希則克雅雖然沒有使猶大獲得獨立，但留下了耶路撒冷和附近的區域、聖城和聖殿，還有達味寶座上的君王，這是很不尋常的。

（四）從約史雅的宗教改革（622 BCE）至猶大滅國（587 BCE）

亞述帝國在主前 627 年之後很快衰退，近東的國家逐個獨立。默納舍繼他的父親希則克雅為王，在位 55 年（693~639 或

687~642 BCE)，被認為是猶大最邪惡的君王（列下廿一 1~18），其惡行最終導致猶大的滅亡（列下廿三 26~27）。默納舍的兒子阿孟為王兩年（642~640 BCE），被臣僕造反謀殺，但地方上的人民殺了反叛者，立時年僅八歲的約史雅為王（639 BCE，列下廿一 19~26），開始時可能有人攝政。約史雅登基 18 年後，於主前 622 年開始宗教改革。約史雅的宗教改革非常徹底，廢除了各種與偶像崇拜相關的物品與地點。此次改革同希則克雅的宗教改革一樣，也推行到北方，是試圖聯合以色列民族的政治獨立運動。約史雅的宗教改革以回歸對上主的純正信仰為根基，重振社會公平正義之風尚。這次改革雖因約史雅在主前 609 年戰死而終結，雖沒能挽救猶大最終滅亡的命運，但影響深遠。

約史雅戰死後，約雅金作猶大王直到主前 598 年。約雅金對上主的盟約毫無興趣，在投靠巴比倫僅三年後反叛（列下廿四 1），招致巴比倫大軍於主前 598 年進入猶大。約雅金去世，他的兒子耶克尼雅即位。三個月後，耶路撒冷投降，年輕的國王、太后和很多官員與人民被擄往巴比倫（列下廿四 8~17）。巴比倫王立耶克尼雅的叔父漆德克雅為猶大王。他性格軟弱，優柔寡斷，開始做猶大王時曾到巴比倫保證效忠，但不到五年後就公開反叛（參：耶廿九 3，五一 59）。耶肋米亞極力反對，認為這樣的做法將招致災禍，和上主的旨意相反（耶廿八）。但誰會聽耶肋米亞的勸告呢？巴比倫迅速出擊，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猶大國於主前 587 年被毀，其人民流亡巴比倫。

一些人被留在猶大，包括耶肋米亞。巴比倫人任命了革達

里雅管理當地的民衆，他採取了耶肋米亞的建議，力圖安頓民心，讓人們服從巴比倫，在本地安心生活（耶四 7~12）。但不幸的是，王家的後代依市瑪爾殺了革達里雅（耶四 1~3），因得不到支持，逃到阿孟。猶大其餘的首領因害怕巴比倫，不顧耶肋米亞的反對，強迫他和巴路克與他們一起逃到埃及（耶四 3）。我們聽到先知最後的宣講是在埃及（耶四 4）。耶肋米亞最後的歲月身在何處、如何度過，不得而知。

1. 流亡中的猶大

根據聖經的記載，猶大人很可能兩次被流放到巴比倫。第一次發生在主前 598 年（列下廿四 8~17），年輕的國王耶克尼雅、太后和很多官員及人民被擄，還有官紳勇士、工匠鐵匠，厄則克耳也在其中。第二次發生在主前 587 年，阿比布月的第九天，拿步高指揮他的軍隊有計劃、有步驟地破壞了耶路撒冷。聖殿首當其衝被搶劫焚毀，城中的大副司祭、幾位軍官和六十個平民被殺（列下廿五 18~21）。除了當地最窮的人外，其他人都被擄走（列下廿五 11~12）。猶大到底共有多少人被流放無法確定，因為聖經給出的資料前後衝突。列下廿四 14~16 提到一萬八千人，但耶五 28~30 提到共有四千六百人被分三次流放：主前 597 年 3023 人、主前 587 年 832 人、主前 581 年 745 人。多少人在耶路撒冷被圍困和毀滅中喪生，我們也無從知道。

猶大國王和他的家眷在巴比倫首都被囚（列下廿五 27~30），而大部分猶太人被安頓在革巴爾運河旁一個被毀壞的地區重建廢墟。生活在不同區域的猶太人的命運可能有相當的差距，但

大部分人可以正常勞作或經商，以養活他們的家庭。猶太人很可能被迫作他們不習慣的工作，必須適應炎熱的巴比倫低地氣候。如果生活還算過得去的話，巴比倫的猶太人最無法忍受的，莫過於內心感受到的悲哀和挫折，以色列民族從此將何去何從（詠一三七；則卅七章……等）？

上主與以色列民族還有沒有關係？當所有代表以色列民族和宗教身分的外在有形可見的標記，土地、聖殿、國家的獨立自由和國王都失去的時候，以色列還算一個民族嗎？

許多民族在類似的狀況下，都消失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裡，以色列卻能滅渡重生。在流亡中蒙召的先知兼司祭厄則克耳功不可沒。他毫不留情地重新解讀以色列的歷史，認為以色列自始至終一無是處。但他又把選擇權放在流亡者的手裡，呼籲他們只要開始選擇正義，就會生活。厄則克耳的歷史觀與世界觀是神本的，也是人本的。當以色列民族把自己的流亡經歷放在宇宙和人類的視角下來看的時候，他們意識到了苦痛中的使命，第二依撒意亞中四首上主僕人的詩歌（依四二 1~4，四九 1~6，五十四 4~9，五二 13~五三 12）肯定了無辜者的苦難會使多人成義。

2. 波斯時代流亡者返鄉

巴比倫帝國在拿步高於主前 562 年去世後衰落了。波斯王居魯士的出現，代表著一個新的王國的興起。主前六世紀的上半葉，西亞由新巴比倫和瑪代兩個大帝國統治。居魯士約於主前 550 年成為波斯和瑪代的國王，並於主前 539 年 10 月為巴比倫人除去了他們極不喜歡的國王。在巴比倫人眼中，居魯士不

是一個侵略者，而是他們的解放者。居魯士戰勝一個國家後，採用了和亞述與巴比倫很不同的政策，他不想用恐怖來治理國家，也沒有強迫戰敗國的人民移民。居魯士是以解放者、復興者和保護者的形像出現的。聖經對他的描述，如厄上一 2~4、六 3~5、依四十~五五，與居魯士想塑造的公共形像是相符的。

根據厄上一 2~4 和六 3~5 的記載，居魯士曾下了一道命令，要在耶路撒冷建造上主的殿宇，並歸還拿步高掠走的聖殿的器皿，允許猶太人回國。這和當時近東史料的記載很相似。聖殿於主前 515 年建成；哈蓋和匝加利亞先知都參與了這項活動。但我們能找到關於猶大在主前 538~520 年的資料很少且不一致。我們不確定的因素很多，如聖殿是在主前 538 年後很快就開始重建了嗎？到底多少人從巴比倫返回了猶大呢？等等。

猶大成為波斯帝國一個又小又窮的省，由於沒有自己的國王，耶路撒冷大司祭的角色就變得相對重要。第二聖殿因大部分猶太人長期生活在外地而成為猶太教在全世界的靈性中心。

五、貫穿先知文學的核心訊息：以色列的死亡和復活

著作先知們最為活躍的主前八到六世紀的歷史，可被歸納為三個主要的階段：

1. 主前 721 年，撒瑪利亞的毀滅和以色列的滅亡；
2. 主前 587 年，耶路撒冷的毀滅和猶大的滅亡；
3. 主前 538 年，以色列人在波斯王居魯士的諭令下返鄉，開始重建。

這樣，以色列的死亡和復活就成為貫穿先知文學的核心訊息⁵。先知文學解釋了以色列為什麼滅亡，也設定了以色列的死亡和復活這樣一個貫穿的主題（則卅七 1~14）。以色列為什麼滅亡了呢？因為他們沒有踐行上主盟約的核心精神，即公平正義、慈悲仁愛；他們中的孤兒、寡婦、外方人和窮人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他們忘記了上主是邊緣弱小者的神。以色列在流亡的苦痛中，意識到那位帶領他們的祖先離開埃及的上主，一定也會帶領他們離開巴比倫，這和以色列能否遵守盟約沒有關係，無條件愛的上主會一如既往地扶助弱小卑微。當以色列真正體會了上主的心意，就會從內在甘願遵行盟約，在生活中活出祂仁愛正義的面貌。當以色列流亡返鄉，死而復生後，就會成為天下人認識上主的中介和橋樑。

結語

聖經中的先知們雖身處亂世，但活成了時代的中流砥柱與社會的良心。他們針砭時弊，逆流而上，雖舉步維艱，但義無反顧。他們不是自己選擇做先知，而是因為看到了事物的真相與問題的癥結所在，成為先知是歷史大局使然。先知們既忠於自己內心的呼喚，又渾然忘我，最個人的成為最普世的。他們不但改變了自己民族的命運，也促進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

⁵ 參：Jon D. Levenson,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Beloved 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Resurr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Israel: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God of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